



少女玫瑰

郁秀 著

《花季·雨季》作者郁秀的最新长篇力作

谁把少女玫瑰送进了美国监狱 ○ 一个初来乍到的娇弱乖巧、胆怯谦顺的14岁中国少女如何面对，及存活于呈现在她面前的陌生且声势浩大的美国司法制度 ○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少女玫瑰

郁秀◎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少女玫瑰 / 郁秀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15.4

(花季雨季系列)

ISBN 978-7-5507-1301-7

I. ①少… II. ①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5126号

少女玫瑰

Shaonü Meigui

出品人:陈新亮

出版策划:于辉

赵同敏

责任编辑:谢芳

蒋鸿雁

责任技编:梁立新

责任校对:方琅

装帧设计:李松璋

出版发行:海天出版社

地址: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518033)

网址: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排版制作:深圳市思成致远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0755-82537697

印刷: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4.5

字数:175千

版次:2015年04月第1版

印次:2015年04月第1次

定价:2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幕

心理医生笔记

加州法庭心理医生：帕金。

患者：玫瑰，14岁，有癫痫病史。

背景情况（由加州洛杉矶警方提供）：

白玫瑰，14岁中国籍少女，3个月前从中国上海来到洛杉矶与父母团聚。父亲白少明，母亲洪妍，中国移民，拥有一家国际最大的玫瑰花圃公司，资产过亿。玫瑰目前没有上学，原因不详。玫瑰身上有多处瘀伤，说是被打的。玫瑰不愿多解释。癫痫病患者，不过没有在美国就医的资料。

一周前，她的母亲洪妍由于涉嫌杀死她父亲白少明的情人和他们未满月的男婴被捕。案发当晚，母亲洪妍宣称自己在家，

与女儿在一起。因为玫瑰癫痫发作，洪妍在家照顾女儿。玫瑰是她不在场证人。而玫瑰当晚癫痫发作，无意识记忆，证言无可信度。

此事件对玫瑰打击很大，目睹母亲被警方带走，加上长期癫痫病病史，惊吓过度而住院，一直呼叫害怕。目前精神稳定已经出院，回到家中。

洛杉矶警方根据法官要求，将玫瑰带到我的诊所。因为玫瑰需要为母亲洪妍出庭作证，法庭需要证实她的精神状况是否有此行为能力。

第一次精神状况评估

患者紧张焦虑，显然已发生的命案与家庭变故对她影响重大。手里一直带着部小收音机，精神状况基本正常。在彼此建立了基本信任之后，我们进行了对话，有现场翻译。记录如下。

“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呀？收音机？”

玫瑰点点头：“她……她是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我……我爱听广播。”

“你来美国多久了？”

“3个月。”

“适应吗？”

玫瑰摇了摇头。

“你没有上学？”

“没……没有。”

“为什么？你这个年纪的孩子难道不应该在学校里吗？”

“他们笑……笑话我。因为我有病，同学们笑我。”

(患者在紧张情况下会出现口吃。)

“你说有病，你是指癫痫吗？”

玫瑰点了点头。

“到美国后，你父母带你去看过病吗？”

“没……没有。”

“没有？”

“还没有，他们太忙了。”

“治病应该是头等大事，积极接受治疗，病情会有好转的。”

“我并……并不希望好转。”

“为什么不希望好转？”

“这样我的爸爸妈妈就会陪我了。他们很忙很忙，他们会给我买很多很多东西，很多很多漂亮衣服，可是他们没有时间陪我。只有在我生病的时候，他们才会陪我。如果我不生病，我就见不到他们了。”

“能说说你的家庭吗？”

玫瑰低下头，不说话。

“能说说你和父母的关系吗？他们对你关心吗？”

“我希望他们能多些时间陪我。”

“你身上有好几处瘀青，是怎么回事？”

“摔的。”

“你对警察说是被打的，hit。”

“hit，是我hit到地上，而不是有人hit我。我不会英语，他们理解错了。”

“没有人打过你吗？”

“没……没有。”

“能说说你所知道的案发当晚的情况吗？我在警察报告上看

到你说案发当晚，你母亲和你在一起。你是她不在场的证人。”

“是的。”

“当晚你癫痫发作，你怎么知道你妈妈在家呢？”

玫瑰被问到，低下头想了想，说：“要是那个晚上我不生病就好了，都是我的错。人不是她杀的。”

“你怎么确定？”

“妈妈不可能杀人。”

（患者开始激动，而且咳嗽。我给她倒了一杯水递给她。她看了一眼杯子，又看了一下我，摇了摇头。拒绝接过水。问我是否有瓶装水。我说没有。她抿了一下嘴坚决不喝。我指出这个细节，是说明她对食物不信任。）

“能说说那桩命案对你的影响吗？”

玫瑰很惊惧地看了我一眼，低头看地，不说话。

“你最近是否有自己不能解释的情绪呢？”

“有。”

“是什么？”

“害怕。非常害怕。”

“你害怕什么？”

玫瑰犹豫了一下回答：“她 / 他。”

“你害怕她 / 他？”

（玫瑰说的“他”还是“她”？他是谁？她又是谁呢？汉语里这是一个发音，这就是汉语的敦厚与含糊。我问她，她不再回答我。）

“爸爸、妈妈和丽莎，还有新生的小婴儿影响到你的情绪了吗？”

“是的。”

“你是否失控于这些情绪？”

“有。”

“如何失控？”

玫瑰不回答。

（然后她拒绝再作任何回复。她的眼睛和嘴唇紧闭，身体颤抖。我知道这次见面已经到了她的极限，我结束了这次会面。并且约了下次的见面时间。）。

医师总结

玫瑰有5年癫痫病史，情感脆弱，容易受环境影响，没有信任感，智力正常，有轻度的表达障碍。长期没有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加上刚刚移民到一个全新的国家中，尚未适应，情绪无法自制，甚至失控。至于案发当晚的情况，她没有充分的认知，只是充满自责和内疚。所以结论是无为其母提供不在场证据的行为能力。

由于语言障碍，提议请会中文的社工进行跟踪辅导。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少女玫瑰档案	1
第二章 玫瑰的秘密花园	9
第三章 我妈妈没有杀人	21
第四章 500 万的传说	31
第五章 监狱的玫瑰花语	41
第六章 表演是一门学问	53
第七章 你站在哪一边	63
第八章 自作孽不可饶	77
第九章 再相会时法庭见	85
第十章 意外证人意外凶手	97
第十一章 被蛀坏的玫瑰花蕾	109
第十二章 玫瑰的秘密世界	119
第十三章 被灌醉的小兔子	127

第十四章	神秘的小收音机	139
第十五章	我还能回家吗	151
第十六章	这个武器叫法律	163
第十七章	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我	175
第十八章	少女的童年心愿	185
第十九章	会几句外语有用	197
第二十章	少女你到底是谁	207
尾 声		218

SHAONÜMEIGUI

少女玫瑰

第一章

少女玫瑰档案

我接到这个案子时，厚厚的档案里包括了心理医生评估，还有少女玫瑰的照片。她有一种非常不通俗的漂亮，写意，不写实，几乎像来自中国古典画中的女子的线条与轮廓。她的肤色是象牙白的那种，穿着一件白色丝绸连衣裙，裙带飘飘。散着头发，几缕蓬松的头发飘过来盖住她的面庞，只露半张脸，两只大眼睛无限深邃，简单之极，同时莫测之极，散着哀怨之美。这种神秘之感包围着我，从始至终。

我叫兰溪，加州大学社会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最后一年，实习于这家少年福利机构，是一名社工。我在面试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的上司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社工。我说我想成为这样的社工——这些孩子成年后因为当年认识我而稍微有了积极的影响。上司后来告诉我，她听完这句话就决定雇用我了。帮助这些青少年的过程也是自我帮助的过程，其间我开始一点一点有能力回头照应那个小小的我走出成长的阴影。

那时刚刚开始工作，正体会和品味着美国社会呈现在我面前的千姿百态。根本没有想到这个案子是我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案件，而这个清纯的美丽少女也是我见过最神秘莫测的少女。

要从那桩双尸命案说起。

我和所有人一样是从电视新闻上得知这起命案的。新闻里出

现一栋漂亮的小洋房被一条条黄色的警戒线层层围绕。场外是十来辆警车和救护车，还有多辆顶着高高天线的卫星转播电视车在做现场报道。楼里平稳地倒退出一副裹有白色被单的担架，接着又退出一副担架，那是更小的躯体，一个未满月的婴儿。媒体的焦点一下子对准了他们，闪光灯一片。尸体被法医搬进救护车的那一刻，周围几个年轻的女邻居都惊骇地躲进她们丈夫的怀里。

随后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向外界公布了这一则消息：

未满1个月的混血男婴和24岁的成年白人女性丽莎皆遭刀刺致命而死。根据命案现场的情况，这是一起非常残忍的谋杀，在门口即发现了血迹，一直滴到客厅沙发前。推断女子抱着孩子去开门，就遭到凶手突如其来的凶刀乱刺，一直被逼退到客厅的长沙发倒下，连一点还手反击的余地都没有。成年女子总共被刺了13刀，婴儿4刀。

报案的是一名叫白少明的华裔男子，自称是被害者丽莎的男朋友，孩子的父亲，也是过亿资产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更是一个有妇之夫。事发当晚，白少明在和员工开会。到家时11点，发现丽莎与他们的儿子死于家中，立即报案。

此命案被定为“母子双尸命案”，我跟所有人一样对这桩命案满是好奇。种族、金钱、性、暴力，媒体追求的所有刺激全齐了。故事就这样被渲染了。所有人在看和听这则新闻时，都带着一丝猎奇——这其中一定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情、阴谋和欲望。拼命想从结局揣想它的开头及过程，就像一部惊险电影看了一个结尾，需要倒到前面看开头。

随后洛杉矶警局成立了专案小组。警方对现场采集到的指纹、血液和毛发进行了严密的勘查、验证，发现了报案人白少明的妻子洪妍的指纹和毛发。什么人会连未满月的婴儿也不放过？这个人不仅恨丽莎，还恨丽莎的儿子。这个人只有洪妍。

案件并不复杂，故事也很老套：丈夫辜负了妻子，妻子报复了丈夫。丈夫成了妻子手中的刀。洪妍成为嫌疑人被警方正式抓捕的消息一传出，人们打着哈欠道：早料到了。只有洪妍坚称“我是无辜的”。没有人把她的话当真。

现在我还看到了这起谋杀案的另一个受害者，也就是我的当事人——玫瑰。

玫瑰一双黑白过分分明的大眼睛恐惧地瞪着，一脸被吓到的表情，她就这样看着妈妈洪妍被牛高马大的美国警察抓走。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天空纯正得一塌糊涂，前庭后院的玫瑰花开得缤纷华丽，喜气洋洋。这种安详平静往往意味着要出事，出大事。果然，门被敲开了，四五个硕大的警察堵在门口。

洪妍知道难逃此劫，无论她怎么辩解，嫌疑是上了身的。警长一边用手铐铐她，一边无动于衷地说：“请你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任何话都可能作为呈堂证供。”即便在这座宫殿般的豪宅里，即便他早已知道这家人有多富裕，他还得像老和尚念经一样，百般无味地说他该说的废话：“如果你雇不起律师，法庭将委派一名律师给你。”

就在他们把她押往警车时，突然听到一声“妈妈——”，顺着这一声惨叫，所有警员都看见一个东方少女冲了出来，又被保姆刘妈拖住。全世界关于妈妈的发音大概都差不多。14岁，还是撒娇和淘气的年纪，如果不是一直为家庭战争而担惊受怕，如果不是过早地看到父母的厮杀，怎么可能把这一声妈妈叫得如此曲折，如此凄凉。我记得也是在我14岁那一年，广州派出所的两个警员突然到我学校通知我，我的父母出了车祸。我也是一声“妈妈爸爸”就昏了过去。

洪妍听到女儿的这一声呼唤，迟疑了片刻才回头。她需要调整一下情绪。洪妍实在不愿意玫瑰看到她被擒获的可怜样，她还

想对女儿笑一下，安慰一下女儿，叫女儿不要为她担心，自己没事儿。可她没能做到，玫瑰看到的恰是妈妈冲天的委屈。原本交代过保姆刘妈，如果她被捕，就说她出差了。现在她和保姆对视了一眼：现在再也糊弄不过去了。女儿她知道了。她全看到了。她3个月前到美国与父母团聚，就已经胆战心惊地投入这一家三口的感情生活了。其实更早，也许从她懂事开始，在父母的厮杀中，她都是最心惊肉跳的那一个。

刘妈抱着玫瑰，叹了口气，她是在叹他们为什么要把日子过成这样，这么绝。她更是在叹玫瑰，这孩子是长不大的了。

洪妍只能是一副就义的壮烈，仰着下巴：“他们抓错了人。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

“妈妈！”玫瑰又叫了一声，什么都没说，那一声，什么都有了。

洪妍被押上车后，一直回头望着女儿，就像母兽被擒前对犊子生死相许的回眸。警长什么没见过，早已经看透了人间百态，什么也别想瞒他。他知道那一眼是装不出来的。眼神绝对不是凶手的，而是一位母亲的。

玫瑰在囚车后面光着脚穷追不舍，直到奄奄一息，然后无奈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妈妈被人带走。她的身材比起美国同龄少女要显得娇小很多，像是还有一段漫长的青春期有待过渡。在明媚的阳光下，鲜艳的花丛中，少女没有血色的脸上的两道泪迹就像两道刀疤。那是与她年纪不相称的哀伤。女孩儿的世界就这样被改变了。所有人感觉这个孩子随时都会粉身碎骨，就像玫瑰花那般的脆弱与娇嫩。美丽的白衣少女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白点，囚车在少女的视野中也变成了小甲虫。此刻连刀枪不入的警官也禁不住心酸地想：大人犯罪，孩子遭罪啊。

玫瑰由于目睹母亲被捕精神受了刺激当场昏倒，被送进了医

院。于是才有了那份心理医生的报告，她才从被遗忘的角落走到了台前，她的档案才送到我们机构，她才走进我的生活。

作为社工，我以为我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个未成年人走出和度过这段人生低谷期，我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如此近距离地接近这起谋杀案，而且被卷入其中，最终不能自拔。

打了几次电话给玫瑰的父亲白少明，不是占线，就是无人接听。我留了言，也不见白少明回电话。显然他已经被各路媒体和警方搞得不得安宁，吃不消了，他故意避开。我故意挑了个晚上十点直接打到白府，打电话的架势是：看你躲到哪里去。果然有人接电话，一个疲惫的男声“hello”了一声。

“我叫兰溪，是青少年福利机构的社工。请问是白先生吗？”

电话那头犹豫了一下，回答：“不是。”

“那么白先生在吗？”

“不在。”

“你是？”

“管家。”

我想了一下，假意问：“请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清楚。”

“那么我可以和你女儿通话吗？”

“我女儿已经睡了。”电话那端的那个“管家”身份一下子暴露了。

我立即带着揭露性的语气说：“白先生，我需要面见你和你的女儿，有一些情况我必须向你们了解。我希望你配合一下。”

“我也希望你配合一下。我的女友被害，我的儿子被害，妻子被捕，一个女儿有病需要照顾，公司一大堆事情要处理，我需

要一点时间自己待着。这点要求不过分吧。你们这样还让不让人活了？”

“我明白，那我可以见见玫瑰吗？”

他淡淡地说了一句：“她很忙。”

“忙什么？”

“就是忙。”

“她14岁，连学校也不去。能忙到哪里去？”

“我说了她很忙。”

“白先生，我手里有警察的报告与心理医生的报告。两份报告都说明玫瑰身上有多处瘀青，不去学校，没有就医记录。”

“事情根本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所以你要让我看到事情的真相。不然看上去就是这样的。”

白少明的声音小了下去，仍然警惕性很高地问：“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需要见到玫瑰。”

白少明知道美国的法律，儿童和青少年福利机构的势力很大，有权把孩子带走。这对中国家庭来讲匪夷所思的同时，也具有威慑力。

“你们自便吧。”白少明对我的态度和对税务局、FBI这些机构的一样，就是：虽然你们很讨厌，但我拿你们没办法，只能配合。

白少明不愿意再与我多谈，他不说自己很忙，而是说：“社工小姐，我想你很忙，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然后挂了电话。